

第二章 容闳创议及幼童留美

第一节 容闳的留美创议

容闳在美国学习期间，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他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又是北方的工业中心。西方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容闳大开眼界。同时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精神，也激发起他的思考和追求。随着学识的增长，他日益认清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容闳在耶鲁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就开始酝酿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设想让更多的中国青少年，也象他那样到国外去留学受西方教育，以便把“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本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个理想的职业，得到优厚的待遇，但他放弃了这些。抱着“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之”^② 的志向，毅然于一八五六年返回祖国。

容闳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机会提出他的选派留学生的计划。他刚回到上海时，先在海关当翻译。不久到英国一家丝茶公司任书记员。该公司停业后，又当翻译。后供职宝顺公司，去湘浙各地调查产茶区域，又为茶商往来于皖赣各省。尽管如此，他欲改造中国之志，“未尝一日衰也。”^③ 他是想通过参加工作之机，“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④ 一八六二年八月，他经朋友介绍，

① 《走向世界》，129页。

② 《西学东渐记》，19页。

③ 《近代中国留学史》，4页。

④ 《西学东渐记》，32页。

在安庆受到曾国藩接见。他向曾国藩介绍了留学的经历，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一八六三年，容闳受曾国藩派遣，去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兴办机械厂，制造枪炮、轮船。一八六五年春，容闳在美国同学和友人帮助下，购买到机器回国。曾国藩见他办事能干，专折请奖，并保举他为三品江苏候补同知，指拨江苏，尽先补用。同年十月，容闳任江苏巡抚署翻译。由于工作关系，在上海结识了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二人虽为初识，却十分投机。容闳向丁谈了自己的宿愿。

一八七〇年六月，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命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前去调停，由容闳任翻译。容闳乘机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①

曾国藩对容闳十分赏识，这个计划又正合他“求强”的意愿，于是便亲自领衔，四大臣署名，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向朝廷递了奏折，同年冬得到批准。奏清派留学生的奏折批准后，曾国藩立即召容闳到南京，商定了四件事。一、派遣出洋学生之额数；二、设立预备学校；三、筹措此项留学经费。四、酌定出洋学生年限。从此，留学计划正式进入了筹备阶段。

筹备派生出洋，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往哪国派留学生。一八六八年，由美国国务卿西德华出面，与清政府派遣的蒲安巨使团签定

^① 《洋务运动》，（二），185页。

过《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美国可以在中国接纳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① 由于有上述条约规定,加之容闳“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② 况且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镂迪斐听说中国欲试办留学,也极力“怂恿速办”,美图轮船公司船主甚至表示可以免费运送中国留学生,所以决定往美国派遣留学生。

实施留美计划的筹备工作,大体分两部分。曾国藩、李鸿章二人负责制定章程、筹措经费、组建留学领导机构;容闳负责招生和与美国方面交涉。

曾国藩、李鸿章为了制定章程,频繁往来信函交换意见。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经费问题。指出:“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③ “既经远学,必求有成,自非十五年后,难其深造。惟经费稍多。此虽要事,然仅筹办洋务之一端,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获。”^④ “此事由南洋主政,沪关出资”,经费可由“沪关四成洋税按年提拨。”^⑤ 二人统一思想后于一八七一年九月三日,在容闳建议基础上,拟定了《挑选幼童前往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点:

“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缘由,与文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才拨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条规,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劄飭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

① 《中国近代留等简史》,颖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8页。

② 《洋务运动》(二),157页。

③ 《洋务运动》(二),173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卷十,242页。

⑤ 《洋务运动》(二),174页。

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过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其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举性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则撤退，以节糜费。

选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个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遂谋别业。

赴洋幼童学习一事，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如访有金山地方（泛指美国——编者注）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临时斟酌办理。

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记，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或详载细册，资送上海道转报。”^①

该章程其余各条规定了各项费用，指出“每年驻洋薪水膏伙等费约计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之，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②

此奏折奉旨转到总理衙门复议。总理衙门认为，挑选幼童应不分汉满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上海关税项下指拨，并责成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将章程进一步修改。

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曾国藩病死后，为促成留学一事，李鸿章吸收总理衙门的意见，又提出了选派留学生应办事宜六条，做为前一章程的补充。要点如下：

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收录入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65—166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65—166页。

局，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自囿于异学。

二、幼童选定后，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在沪局肄习，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造册，报明通商大臣，转咨总理衙门查考。至洋局课程，以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分别等第报查。其成功则以十五年为率，中间艺成后，游历两年，以验所学，然后回自内地，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

三、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所有内外往来文件，应刊给官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沪局之文曰“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均经臣刊刻颁发，以资信守。

四、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转交税务司送至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

五、出洋办事，除正副二委员外，拟用翻译一人、教习一员。查有五品衔监生曾恒志，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浚，文词畅达，留心时务，堪充出洋教习事宜，业由臣檄飭遵照，届时同正副委员一并前往。

六、每年所用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下年应用之项，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会同税务司汇寄外洋，交驻洋大员验收。其沪局用款，即交沪局总办支销。惟原奏系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约计每年需六万两，而细加推算，分年应用之款参差不齐，不能适符六万之数，如首数年，沪上设局，幼童齐往，用款较巨，第四年竟至八万九千六百两。末数年，幼童已归，用款较减，第十九年仅需二万三千四百两。此外各年递推，亦皆多寡悬殊。兹由陈兰彬等候开清单，某年

应用银若干，交江海关道署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该道分析造报，以昭核实。^①

审核了李鸿章的奏折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訢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七日上书提出：“所选学生以十二岁计算，至十五年艺成后回至中国时已二十七八岁。若以二十岁计算，则肄业十五年后至中国时已及三十六七岁。其家中父母难保必无事故。且年逾二十，再行出洋肄业，未免时过后学，难望有成。应请酌定，自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并剔除亲老丁单之学生勿庸挑选外，其挑选出洋者，亦应随时考验所学。或有不及十五年而已有成效，及未有事故者，准其报明，由该委员确实考核，酌准送回。且学生一百二十名之多，在洋十五年之久，亦难保无因病出缺等事。应如何办理之处，亦须议及。其挑选出洋各学生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应飭该委员造具清册，申报该督等转咨臣衙门。”^②除上述改动外，对李鸿章提出的应办事宜，他认为其余各条“应如所议办理。”至此，关于留学的规章基本制定就绪。

最后确定的留学规章制度要点如下：

一、数额：每年派遣三十名，四年共派遣一百二十名。

二、留学目标：先入美国小学，中学，然后“拨入军政船政两院”。

三、年龄与学历：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不限学历，只要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即可。

四、课程：“西学”为主，兼习“中学”。

五、学制：十五年。

六、管理：设正副委员各一人，翻译一人，中文教习一人。

七、经费：由政府支給官费，每年约用银六万两，前后二十年共需一百二十万两，统由海关拨给。

^① 《洋务运动》(二)，158-159页。

^② 《洋务运动》(二)，160页。

八、礼制：每逢节日，由正副委员宣讲《圣谕广训》，率领全体学生向北京方向行礼，设立孔子牌位，全体职员和幼童要“一体行礼”。

通过上述规定可看出，主持这场留学活动的洋务派在对待“西学”上的矛盾心理。他们既想让学生“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皆能诸习”，从而达到“自强”，因而厚给经费，让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接受全过程的资本主义教育。同时又担心留学幼童资产阶级化，“囿于异学”，因而全力用封建主义的“礼制”和“祖训”控制幼童，企图使其保持对封建制度的忠诚。这个矛盾成了日后留美活动夭折的伏线。

为具体筹办留学事务，一八七二年二月，在上海成立了出洋肄业局，附设留学预备学校。国外设留学事务所，操办留学生的一切具体事宜。经曾国藩、李鸿章的推荐，由刑部候补主持陈兰彬为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负责监督学生各科学习及后勤工作。同时配备叶绪东、容云甫二人为汉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陈兰彬系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所荐。因为选派幼童出国，引起了清政府中不少守旧官吏的反对，必须选任一名具有一定资格的官员主持工作，以减轻压力，“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① 陈兰彬为翰林出身，在刑部任主事二十年，与旧学派人共事多年。陈出任此职，正可以调解顽固派与洋务派的矛盾。不仅如此，任命容闳为副委员，只是借重他与美国的关系，清政府深知他没有受过封建教育，因而还须加以考验。有陈兰彬主其事，可使容闳处处受到牵制。正因这样，留学事务所最初领导人的任命即为留学事业伏下了危机。

与此同时，容闳开始着手招生工作。招收留学幼童的章程规定，学生年龄十二至十六岁，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身体强壮者为合格。招生时，考试汉文写读与英文，合格后入预备学校学习

^① 《洋务运动》（二），187页。

一年（因急于派遣，各批都未预备一年）。报考的学生，要由学生的家长在甘结书上签字，写明志愿让其子弟出洋学习十五年。这期间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不负责任。下面是詹天佑父亲写下的甘结书：“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①至于留学生的费用、服装等，均由政府负担。但是，当时社会风气未开，不同现今。第一，当时科举正盛行，中上层社会对远去外国视为畏途，不屑一顾；第二，封建的家庭观念还束缚着许多人的思想，奉行“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观念；第三，当时没有全国性宣传工具，只靠几张告示，流传不广，影响不大。所以，第一批学生三十名，招了几个月，仍然缺额。容闳只好到香港，在英政府所办的华侨子弟学校中选几名，才选足额。

留学预备学校设在上海山东路，由盐运使衙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主持工作，吴子石任助理，设中文教习三人、英文教习一人。该校负责帮助入选学生补习外语和文化知识，以备出洋。关于这所预备学校的情况，有人回忆说：“当时他们没有网球、足球及篮球，也没有这么多假日。……在学校读书时间多，而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们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课程不多，但每科必须精念细读，强迫背诵古书。他们没有科学课程，故拉开嗓门朗诵，被认为是最佳的学习方法。因此，在教室中，噪音震耳欲聋。”^②

首批在校预备的学生，“多系贫贱小产子弟”，其中大多数是广东人，其年岁最小的仅十岁（七人），最大的十六岁（一人）；大多

① 《詹天佑和中国铁路》，徐启恒、李希泌，8页。

②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之附录，268页。

数十三岁。

至此，历经三年的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之创举始告确定。

这次留学活动的筹备，是在洋务派挫败了顽固派对“西学”的重重阻挠后大张旗鼓兴办的，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行动迅速。

晚清的官场，素以官僚们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办事拖沓著称。但在创办留学这件事上却一反常态。容闳提出创议两天后，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等四大臣就联名奏请试办留学，并荐举了该项事业的负责人。奏折由驿站加紧快骑，飞速入京。从申请到批准，时间不过数月，再从准备到第一批幼童出洋，时间也不过一年多，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是有条不紊，雷厉风行了。

二、人数众多。

首次留美人数之多，在我国早期留学史上是罕见的。据统计，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四年二十年间，清政府派往美、英、法、德的留学生总数不过二百人。其中赴美的就有一百二十人，占三分之二强。

三、耗资巨大。

留美学生的费用，每年需银六万两，首尾二十年，共一百二十万两，一八七七年又追加二十八万九千八百两，前后总计一百四十八万九千八百两。虽中途夭折，但已近半，估计已用掉七、八十万两。这在当时“庶款支拙”的情况下，实属巨款。

第二节 幼童留美

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上海港丽日当空，人声鼎沸。美国一艘远洋商船一声长鸣，起碇开航。船上，三十名英姿勃勃的中国少年，频频向岸上欢送的人群挥手。轮船出黄浦、过吴淞，驶向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这就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发时的情景，它以“亘古未有之创举”，载入了中国教育史史册。

幼童从上海出发到美国就学，经历了一个艰辛的途程。幼童出发前须到上海海关道台衙门叩头谢恩，使他们得以赴美留学。“那次接见使幼童感到如同觐见皇帝一般的震慑，因为道台是第一次特准他们可以抬头看见他脸的大官。第二天，幼童们特去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他热情接见幼童，并饕以简单茶点。最后，幼童与老师及同学告别”，^①之后才登程赴美。

当时尚无航空事业，幼童只能坐船去美国。他们“所乘的船是一艘汽船、艇、飞船的综合体，最大速度经常是每小时十英里，……当海浪凶猛的时候，船向左右倾斜，两个明轮，一上一下，忽而潜水，忽而朝天。船的前部象潜水艇一样，整个埋入海中。大浪一来，船即跃向空中。”^②船经过日本，横越太平洋，约需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到达美国。

幼童多是初次海上远行。起初尚不适应，轮船一入公海，风浪一起，舱间有的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有的则“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但是，过了几天便适应了。尽管“在船上行走，两脚如醉人，东摇西掷，身不由主”，但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在生活习惯方面，起初幼童只能吃中国饭菜。但是，航程还没结束，过半数的幼童便喜欢吃牛乳、面包了。途中幼童有时学习读书，有时书写家信，有时游戏。带队的管理很严，早餐后要宣讲《圣谕广训》。行为失检，背书不出，都要打手板。

经过三十几天的航程，轮船驶抵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幼童“皆登岸。诸生蓝绀长衫、线绀马褂、锦帽、缎靴，鱼贯后前，……从而观者如云”。^③幼童在旧金山逗留三天，观光游览。雄伟的金门大桥、港口穿梭行驶和并排停泊的轮船、鳞次栉比的整洁民房、树荫草地中的大厦、市、区蜂窝式的商场，都给幼童留下难忘的印象。

①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268—269页。

② 《留学教育》，第一册，王焕琛编著，台湾书店，31页。

③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224页。

离开旧金山后，乘火车横跨美国大陆，直驶纽约。途中需六天。“他们乘着一节专车。当时火车尚无餐车，因此火车一天停三次，以便旅客进餐。火车站附近有许多餐馆，经常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摇着铃，一个打着锣，来招徕食客。火车仅停十五分钟。因此车一到站，旅客均奔向最近的餐馆进食。当火车要开车的钟声一响，大伙又狼狈不堪地赶回车厢。因此这六天中，大家进食均是囫囵吞枣，使胃口不适。”^① 到纽约后再转车奔向中国留学事务所分派留美幼童的中心地——康涅狄格州的春田。在这里，全体幼童受到了事先来这里安排学生入学、食宿问题的容闳的热情接待。

从一八七二年八月至一八七五年十月，受清政府派遣，先后有四批一百二十名中国幼童，就是这样辗转来到美国求学。第一批由陈兰彬带领，第二批由黄平甫带领，第三批由祁兆熙带领，第四批由邝其照带领。现将这一百二十名幼童情况列表介绍如下（见29—33页）。

根据美国有关人士的建议和事先的安排，幼童到美国后，没有居住在一起，而是三三两两分散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十五个相邻不远的城镇和乡村的美国居民家里，以便熟悉环境，学习英语。中国幼童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一位幼童后来回忆初到美国时的情形说：“当我们一进事务所时，负责安排住房的主人已等候在那里，准备迎接中留的客人。见面极为亲热，待之如家人。”^② 据记载，康涅狄格州的行政人员、教师和医生家里，几乎都接待过中国幼童。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曾带领第三批幼童赴美的祁兆熙所写的《游美州日记》中有不少记载。

他详细介绍了第三批幼童分居各处的情况。

“朱锡绶、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那尔福学习。

^①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270—271页。

^② 《中国近代留学简史》，颖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11页。

第一批留学生于 1872 年 8 月 11 日出国

姓 名	籍 贯	出国 年龄	生年	留学 科目	回国后初步安排及备注	1885 年 北洋叙奖
曾笃恭	广东海阳县	16	丁巳			
黄仲良	广东番禺县	15	戊年	开矿	开平矿局	从九品选用
梁敦彦	广东顺德县	15	戊年	入律	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陆永泉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邓士聪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机器	闽省机器局习机器	把总
蔡绍基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入律	天津习律	
蔡锦章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黄开甲	广东镇平县	13	庚申	入律	上海道留派水利局翻译	县丞衔
张仁康	广东香山县	13	庚申	入律	天津习律	
史锦镛	广东澳门	15	戊午			
钟俊成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陈荣贵	广东新会县	14	己未	开矿	开平矿务局	千总
石锦堂	山东济宁府	14	己未			
程大器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钱文魁	江苏上海县	14	己未	中馆	上海制造局习化学	从九品选用
欧阳庚	广东香山县	14	己未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何廷梁	广东顺德县	13	庚申	入律		
陈恒溶	广东新会县	13	庚申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黄锡宝	福建同安县	13	庚申			
钟文耀	广东香山县	13	庚申	入律	上海道留派水利局翻译	
詹天佑	安徽徽州府	12	辛酉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吴仰曾	广东四会县	11	壬戌	手艺	天津习矿务	外委
潘铭钟	广东南海县	11	壬戌			
容尚谦	广东香山县	10	癸亥	开矿		
曹吉福	江苏川沙县	13	庚申			
罗国端	广东博罗县	12	辛酉	手艺		
刘家照	广东香山县	12	辛酉	入律	天津习律	
潭耀勋	广东香山县	11	壬戌	入律		
牛尚周	江苏嘉定县	11	壬戌			从九品
邝荣光	广东新宁县	10	癸亥			外委

第二批留学生于 1873 年 6 月 12 日出国

姓 名	籍 贯	出国 年龄	生年	留学 科目	回国后初步安排及备注	1885 年 北洋叙奖
容尚勤	广东香山县				在美读书多年	
王凤喈	浙江慈溪县	14	庚申	开矿		
苏锐钊	广东南海县	14	庚申	技艺		
陈乾生	浙江鄞县	14	庚申			
丁崇吉	浙江定海厅	14	庚申	中馆	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千总
邝国安	广东香山县	14	庚申	入律		
邝泳钟	广东南海县	13	辛酉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方伯梁	广东开平县	13	辛酉	技艺		从九品
陆锡贵	江苏上海县	13	辛酉	中馆	天津习律	千总
曾 溥	广东朝阳县				自幼习洋文	
吴应科	广东四会县	14	庚申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把总
梁金荣	广东香山县	14	庚申	中馆		从九品
吴仲贤	广东四会县	14	庚申	中馆	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从九品
李桂攀	广东香山县	14	庚申	中馆	天津习律	
宋文翔	广东香山县	13	辛酉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把总
邝景垣	广东南海县	13	辛酉			
黄有章	广东香山县	13	辛酉			
邓桂廷	广东香山县	13	辛酉	中馆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梁普照	广东番禺县	13	辛酉	开矿		把总
唐元湛	广东香山县	13	辛酉	中馆		从九品
李恩富	广东香山县	13	辛酉	入律	天津习律	
卓仁志	广东香山县	12	壬戌			
张祥和	江苏吴县	11	癸亥	技艺		
梁普时	广东番禺县	11	癸亥	中馆	天津习律	从九品
王良登	浙江定海厅	13	辛酉	中馆	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守备衙
蔡廷干	广东香山县	13	辛酉	中馆	天津习机器	
温秉忠	广东新宁县	12	壬戌	技艺	天津习机器	
张有恭	广东番禺县	12	壬戌	中馆	天津习机器	
陈佩瑚	广东南海县	11	癸亥	入律	天津习律	
容 揆	广东新宁县	14	庚申			

同行者尚有申、港两处七名自费留学生，由委员黄平甫一并带往美国。

第三批留学生于 1874 年 11 月 17 日出国

姓 名	籍 贯	出 国 年 龄	生 年	留 学 科 目	回 国 后 初 步 安 排 及 备 注	1885 年 北 洋 叙 奖
周长龄	广东新安县	14	辛酉	中馆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从九品
杨兆南	广东南海县	13	壬戌	技艺		
唐致尧	广东香山县	13	壬戌	中馆		
黄季良	广东番禺县	13	壬戌	中馆		
康庚龄	江苏上海县	12	癸亥	中馆		
杨昌龄	广东顺德县	12	癸亥			
林沛泉	广江番禺县	12	癸亥	中馆	天津习矿务	从九品
袁长坤	浙江绍兴府	12	癸亥	中馆		
徐之煊	广东南海县	12	癸亥	小馆		
孙广明	浙江钱塘县	14	辛酉			
朱宝奎	江苏常州府	13	壬戌		天津习律	县丞銜 把总
邝景扬	广东南海县	13	壬戌	机器		
郑廷襄	广东香山县	13	壬戌	小馆	上海制造局习机器	外委
邝贤俦	广东南海县	12	癸亥			
祁祖彝	江苏上海县	12	癸亥	小馆		
唐绍仪	广东香山县	12	癸亥	中馆		
曹嘉爵	广东顺德县	12	癸亥	中馆	天津习机器	从九品
梁如浩	广东香山县	12	癸亥	中馆		
薛有福	福建漳浦县	12	癸亥	技艺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把总 千总 把总 从九品 从九品 从九品 把总 千总 把总 从九品
沈嘉树	江苏宝山县	11	甲子	小馆	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徐振鹏	广东香山县	11	甲子	小馆		
吴敬荣	安徽休宁县	11	甲子	小馆	天津习矿务	
宦维城	江苏丹徒县	10	乙丑	小馆		
朱锡绶	江苏上海县	10	乙丑	小馆	天津习律	
程大业	安徽黔县	12	癸亥	小馆		
周万鹏	江苏宝山县	11	甲子	小馆		
卢祖华	广东新会县	11	甲子	中馆		
曹嘉祥	广东顺德县	11	甲子	中馆		
容耀垣	广东香山县	10	乙丑	中馆		
曹茂祥	江苏上海县	10	乙丑	小馆		

由司马祁兆熙带往美国。

第四批留学生于 1875 年 10 月 14 日出国

姓 名	籍 贯	出国 年龄	生年	留学 科目	回国后初步安排及备注	1885 年 北洋叙奖
林联辉	广东南海县	15	辛酉	中馆	天津习律	六品衔
唐荣俊	广东香山县	14	壬戌	中馆		千总
陈福增	广东南海县	14	壬戌			
吴焕荣	江苏武进县	13	癸亥	小馆		从九品
黄祖得	安徽怀远县	13	癸亥	小馆		千总
周傅莲	江苏嘉定县	13	癸亥	小馆		从九品
陆德彰	江苏川沙厅	13	癸亥	小馆		选用
金大廷	江苏宝山县	13	癸亥			从九品
沈德辉	浙江慈溪县	12	甲子			选用
沈德耀	浙江慈溪县	14	壬戌			
林联盛	广东南海县	14	壬戌	中馆		
唐荣浩	广东香山县	13	癸亥	中馆		
刘玉麟	广东香山县	13	癸亥	中馆		
陈绍昌	广东香山县	13	癸亥			
黄耀昌	广东香山县	13	癸亥	小馆	天津习律 又名炳忠	
邝国光	广东新宁县	13	癸亥	中馆		
邝炳光	广东新宁县	13	癸亥			千总
梁丕旭	广东番禺县	12	甲子	中馆		把总
吴其藻	广东香山县	12	甲子	中馆		
冯炳钟	广东鹤山县	12	甲子	中馆		
陈金揆	江苏宝山县	12	甲子	小馆		从九品
朱汝澄	江苏华亭县	11	乙丑	小馆		千总
沈寿昌	江苏上海县	11	乙丑	中馆		
周传谏	江苏嘉定县	11	乙丑	中馆		千总
王仁彬	江苏吴县	12	甲子	小馆		
陶廷庚	广东南海县	12	甲子	中馆		从九品
盛文物	广东香山县	12	甲子	中馆		从九品
梁金璠	广东南海县	11	乙丑			
潘斯炽	广东南海县	11	乙丑	中馆		从九品
谭耀芳	广东香山县	10	丙寅			

由参军邝其照带往美国。

(原载董守义著《清代留学运动史》87—92页。)

幼童籍贯表

批 次 省 份	广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山东	福建
第一批	24	3	1		1	1
第二批	24	2		4		
第三批	17	7	1	3		2
第四批	19	8		2		1
总 计	84	20	2	9	1	4

幼童年齡表

批 次 年 齡	10	11	12	13	14	15	16
第一批	2	4	3	7	10	3	1
第二批		3	3	12	10	2	
第三批	4	3	15	6	2		
第四批	1	2	11	11	4	1	

①

沈嘉树、康廣齡住士得勒佛书馆，从艾墨生学习。
 宦维城、程大业住希白能书馆，从颇司特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夷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幕阿学习。
 邝贤俦、邝景杨住意司特亥母登书馆，从弥那学习。
 曹嘉祥、杨兆南住惠特列书馆，从聂夜思学习。
 曹嘉爵、卢祖华住那夫爱墨司特书馆，从克拉克学习。
 唐致尧、林沛泉住葛令非尔书馆，从克拉克学习。
 梁如法、唐绍仪住葛令非尔书馆，从格阿登学习。

① 上述两表见高宗鲁译著《中国幼童留美史》，1982年，32页。

容耀垣、周长龄住未士特问司叠特书馆，从弗列白司学习。

黄季良、杨昌龄住稳拉斯得书馆，从课尔司学习。

袁长神、周万鹏住火里约克书馆，从克格温学习。

吴敬荣、孙广明住利意书馆，从亥特学习。

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领非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徐振鹏、郑臣襄住亥得列书馆，从柏阿可过学习。”^①

三十名幼童分居十五处，有十五位美国人负责教育看护他们，可见涉及范围之广。祁兆熙在《游美洲日记》中还颇有兴趣地记述了他访问他二儿子祁祖彝居住就学的美人家庭的情景：“初四日癸酉，礼四。六点半起，八点钟同兰生乘马车，换火车至祖彝塾师家，路十五麦，祖彝与朱宝奎有喜色，师家有苹果树，连日畅吃苹果。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几间，家凡四人，女师姊妹二人，老母年近六旬左右。无邻房，后即园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气。祖彝与宝奎谓我，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余曰：‘读书之处，得此清静银环也。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有大抽屉。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备。夜俟其睡，熄灯。余见其师将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缝边，嘱二人取苹果馈余与兰生。取携能应对。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②字里行间流露出幼童与美国居民的融洽气氛和他满意的心情。

由于受到房主人的细心照料，少年们很快就克服了思乡之念，开始了愉快的留学生活。春天，他们和美国小朋友一起到山谷，采摘姹紫嫣红的山花，饱览自然风光；夏天，他们在飞湍的瀑流边嬉戏游泳，帮助房东汲水洗衣；秋天，他们在金色的田野上收割砍柴；冬天他们和房东围坐在壁炉边，漫话中美两国风土人情的异同。中国留学幼童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文明风度，给美国人民留下了

①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237—238页。

②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238—239页。地名及人名皆当时音译。

深刻的印象。露易斯·巴脱雷小姐回忆说：“他们很年青，我当他们为游伴，聪明而有趣，在游戏场上经常是获胜，英语学得很好。除掉最初的阶段，我记不起曾发生过任何表达上的困难。开始上公立学校以后不久他们与同学相处得很友好，由于学业的进步，使老师感到无上的愉快。”^① 还有人评价说：“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作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愉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有感恩图报之心。”^②

在美国人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中国留学生已能听懂英语并熟悉了环境，便将他们送入了当地公立小学，部分年龄大的送入了中学。

在美幼童的一切事宜，统由中国留学事务所管理。起初，留学事务所设在哈佛森孟纳街。哈佛座落在康涅狄格州东部，是座美丽的城市。梁启超赞美这个地方说：“一到哈佛，如入桃源。一种静穆之气，使人悠然意远。全市贯以一线川，两岸嘉水竞阴，芳草如簪。居此一日，心目为之开爽，志气为之清明。”^③ 留学事务所最初租用一幢三层楼房。进门右侧为客厅，后有翻译室、饭厅，左侧为教读室及学生食堂，楼上为办公室和寝室，三楼为至圣殿和拜阙所。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留学事务所主要负责对幼童的管理和“中学”的学习。为此，留学事务所谕告幼童：“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程。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需莫挽。”^④ 所以留学事务所官员平时很注意向

① 《留学教育》，第一册，32页、90页。

② 《留学教育》，第一册，32页、90页。

③ 《饮水室文集》，十二卷，73页。

④ 《留学教育》，第四册，2779页。

幼童宣讲《圣谕广训》，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还要率领学生“望阙行礼”，遥祝皇上和皇太后万寿无疆。由于留学事务所地方狭小，幼童平时分住美国老师家，“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此轮流，周而复始。”^① 汉文教习除讲授规定的课程外，还给幼童规定写作任务。对作文、习字好的给以奖赏。“论”作得好的赏三至五元，“解”作得好的赏二元五角至三元，字写得好的赏一角至一元。不按规定习字写作的，还要进行惩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使幼童“庶不致囿于异学”。殊不知，“异学”对幼童的吸引力如是之强，三个月一次课以孝经和宣讲《圣谕广训》的办法已难以抗拒现代化的观念和思想对幼童的引诱。

在住处，在学校，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天文地理、声光化电、文学名著，无所不读，无所不学。社会上在中国看不到的资产阶级民主，学校中“不尚虚文，专务实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幼童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幼童们也很注意锻炼身体，什么运动都喜欢参加，一扫封建教育下弱不禁风的书生态。正是在美国资产阶级风雨沐浴下，幼童们不仅学业大进，而且从外表到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脱掉了长衫马褂，换上了西装，个别人甚至剪掉了发辫，留起了分头。一八七六年八月，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到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曾在会主见到中国幼童。他描写道：“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② 李圭还介绍了博览会上展出的中国幼童学业成绩：“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随行翻译也说“幼童在哈佛攻读二年，足抵其当日在

^①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州日记》，203页。

^②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州日记》202页。

香港学习五年，诚可见用心专而教法备焉。”^① 李圭还主动和幼童进行了交谈：

“问：此会究有益否？”

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友谊，益处甚大。我侪动身之先，馆师嘱将会内所闻，随意记载，回馆后各作洋文议论一篇，再译为华文。

问：何物最佳？

曰：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

问：想家否？

曰：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

问：饮食起居何若？

曰：饮食较洁净，起居有定时，亦有时必须行动，舒畅气血，尤却病良法也。

问：各居所主人照料何若？

曰：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而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

问：何以作洋人装束？

曰：不改装有时不便，我侪规矩惟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两事耳。”^②

谈话后，李圭非常满意，认为：人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西学所造，正末可量。”^③

一八七四年，在哈佛的柯林斯街 352 号，盖起了中国留学事务所新的大楼，以期留学之事“不易变计”。新事务所有三层楼房，宏伟宽敞，可容监督、教员和学生七十五人居住，屋中有一大课堂，专备教授汉文之用。此外还有办公室、食堂、厨房和浴室等。新所设备完善，屋宇轩昂。至圣殿正面置“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

①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州日记》202 页。

② 《清代留学运动史》99—100 页。

③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新版，106 页。

位，北向临窗为拜阙所，西壁厢是历代名人字画，以及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的肖象。全部陈设，古色古香（此建筑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八日因留学计划夭折而拍卖。一八八五年九月改为小学。后几经易手于一九六七年拆除）。

一八七七年，头两批幼童已有五十多人升入中学，有十八人已升入大学。是年三月六日，李鸿章给留学事务所来信指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材，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① 容闳则选第一批赴美幼童黄钟良、陈荣贵、容尚谦、邓荣光，第二批赴美幼童王凤阶、梁普照等人肄习矿业。

同年，美国物价上涨，波及中国留学幼童的经费。因而，能否添拨经费，成了留学事业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当时清政府“库款支拙”，“筹划艰难”。为此，李鸿章于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三日专折进言：“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措费中止之理。”^② 并建议增拨银“二十八万九千八百两”，“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之二成奏提南北洋海防经费内就近照年匀拨。”^③ 清政府准其奏添拨了留学经费，留学计划得以暂时维持。

到一八八〇年，已有六十多人考入大学和职业学校，分别攻读五金制造、煤铁开采、交通运输、邮电、机械、造船等专业。

第三节 留美计划的夭折

在向西方学习这个问题上，清廷内的顽固派一直是持反对态度

^① 《洋务运动》（二），176页。

^② 《洋务运动》（二），163页。

^③ 《洋务运动》（二），163页。

的。他们视国外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他们危言耸听他说，向国外学习是“变夏从夷”，结果将“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① 尽管主张学“西学”的洋务派在慈禧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一时占了上风，但斗争并未完结。所以，幼童留美从它一开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危机。

留学事务所的正委员陈兰彬就是留学的反对派之一。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孔门子弟，几乎代表一切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咬牙切齿地反对每一项改革措施和中国的任何进步事业”。^② 所以，他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③ 一开始同容闳共事，二人就“时有齟齬”。容闳主张的正当之事，学生的正当请求，他不是“故为反对以阻挠之”，就是“故靳不允”，“目为不正当”。^④ 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⑤

一八七四年冬，陈兰彬因处理古巴华工事件在赴古巴调查后奉调回京。一八七五年五月十六日，清政府任命“年力正壮，志趣坚卓，洋务亦颇讲求”的工部候补知事区澐良接任留学事务所正委员。区澐良随第四批幼童来美。但他不理局务，有侍妾二人另馆居住，则十数日不到局，到亦逾刻即行。^⑥ 一八七九年二月期满回国。

一八七五年底，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容闳任副公使。容闳考虑到，一旦就任副公使，留学计划便面临夭折的危险。于是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李鸿章接此信后，也感到

① 《中国近代留学简史》，2页。

② 《容闳一向西方学习的先驱》，顾长声，人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8页。

③ 《洋务运动》（二），192页。

④ 《洋务运动》（二），192页。

⑤ 《洋务运动》（二），192页。

⑥ 《洋务运动》（二），164页。

留学事务所除了容闳外，其它人很难胜任。于是请示清政府批复容闳“以副公使而兼副监督之任”，让他继续负责留学事务所工作。一八七六初，陈兰彬赴美上任时，随同来一个翰林出身的吴子登。吴子登属顽固派，对幼童赴美留学一向持反对态度，且性情怪僻，官僚习气严重。所以，他一到留学事务所任事后，“留学界之大敌至矣”，“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苟求其短。”^①因之与容闳矛盾日益尖锐。首先，在学“中学”还是学“西学”上，容与陈吴二人有矛盾。陈兰彬、吴子登主张中西并重（实际强调“中学”），使留美幼童勿忘封建经典，故于课余强迫学生多读经书。而容闳认为，幼童来美之前已略识诗书，到美之后，应以“西学”为主，若中西兼顾，恐致两误，故不赞成课余时兼习“中学”。容闳的用意在于使这批幼童摆脱国内封建意识的影响和束缚，把他们培养成为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使他们懂得世界知识和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而曾国藩、李鸿章、陈兰彬等人，虽然同意留学计划，但他们心目中要培养的却是能够略懂洋务而又效忠于封建制度的知识分子，回国后能为洋务运动效劳，以巩固封建统治，所以，这一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在对学生管理上，容闳与陈吴二人也有矛盾。幼童到美后，由于散居美国居民家中，受其生活方式影响，有的跟着祈祷，有的星期日去教堂瞻礼，有的为便于运动，改换服装，剪掉发辫。这些，陈、吴二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而容闳则同情学生并为之辩护。比如第二批赴美的容揆，读完小举、中学后考入哈佛大学，但被人告发剪了发辫，陈兰彬立即取消了他的官费，并令其回国。容闳则认为，考入大学不易，学成之后于国有利，因此积极活动，给容揆留出一笔费用，让他坚持在哈佛大学读书。为此，陈兰彬大为不满。多次向国内反映情况，诬蔑留美幼童“放荡淫佚”，“读书时少而游

^① 《洋务运动》（二），193页。

戏时多”，“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有入宗教者，有为政治者”，“皆有不正之行为。”^①

一八七九年三月，第三任正委员容增祥“丁忧”回国，吴子登正式接任留学事务所正委员。他“甚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而其装模作样则有过之无不及”。接任之后，“即召各生……教训，各生见时，均不行跪拜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因无论其学难成其材，既成而不能为中国用。”^②

这年回国的区潆良向奕訢上书，“条陈局中利弊，颇为详尽。”^③随后归国的容增祥也反映，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言。”^④五月，李鸿章根据容增祥的反映，认为“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⑤即“寓书诫勉”容闳“不啻至再至三”。同时致函吴子登，要求他对局务“设法整顿，以一事权。”^⑥十二月十七日，光绪帝颁旨：“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约束。”^⑦陈兰彬接到上述意旨后，立即约吴子登商议。吴子登表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被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周难，极应将局裁撤。”^⑧陈、吴二人立即给国内打了报告。对此事，起初容闳“毫无闻知”，“后文忠有书来，以吴报告之言转告”，容闳才发觉留学事业已面临危机。^⑨

对此，容闳非常焦急，除写信向国内反映自己的意见外，还四处奔走，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的声援。他的美国友人依曲尔和兰恩，联络一些教育家和大学校长，由耶鲁大学校长鲍特执笔，给清政府

① 《洋务运动》(二)，193页。
 ②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211页。
 ③ 《洋务运动》(二)，163页。
 ④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州日记》，205页。
 ⑤ 《洋务运动》(二)，177页。
 ⑥ 《洋务运动》(二)，177页。
 ⑦ 《洋务运动》(二)，166页。
 ⑧ 《洋务运动》(二)，165页，193页。
 ⑨ 《洋务运动》(二)，165页，193页。

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对撤回留学生之事加以劝阻。

这封信首先高度赞扬了幼童在美国几年所取得的成绩，指出：“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争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①

这封信接着指出，幼童在美不仅学业有进步，而且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几位美国教育家痛切地指出，幼童在美行将学有所成，现在撤回，将前功尽弃。他们写道：“在学生方面，今正为最关重要时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题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日后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接着几位教育家又深入分析了撤留的利害关系：今学生于科学文艺等皆未受有完全教育，是所学未成，吾等对于贵国之责任，犹未尽也。乃贵政府不加详细调查，亦无正式照会，遂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国，此等举动，于贵国国体无乃有亏乎？某等对于贵国，因深望其日跻富强，即美国国人平日待遇贵国学生，亦未尝失礼。贵政府乃出此等态度，以为酬报，擦之情理，亦当有所不安。”

^① 以下本信之引文、均见《洋务运动》（二），196—198页。

对于顽固派对幼童的诬蔑，美国友人说：“至于他人之造谣诬蔑，谓中国在校中肄业，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等言，此则某等绝对不能承认。何也？苟所谓无益有损者，指其抛荒中学而言，则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对于此事，从未负丝毫职务也。况贵政府当日派送学生来美时，原期望其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虽未告成，然已大有机会，可竟全功。当此事业未竟，功过未定之日，乃预作种种谣言以为诬蔑，是亦某等所不乐闻也。”

最后，几位教育家希望：“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如见其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有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戚默也。愿贵衙门三复此言，于未能撤留学事务所之前，简派诚实可持声望素著之人，将此关于学生智育德育上诬蔑之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幸甚。”

这封长情，肯定了赴美幼童的成绩，阐明了撤留的利害关案，驳斥了顽固派对留美幼童的诬蔑，义正词严，态度恳切，字里行间流露出美国有识之士对这场留学活动命运的关切。

容闳还找到纯齐勒牧师。纯齐勒牧师和名作家马克·吐温是挚友。马克·吐温为中国留学生之事，亲自引齐纯勒牧师拜见美国总统格兰特。格兰特答应给李鸿章写信，请他继续执行留学计划。他在信中写道：“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跑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①第二年初，容闳曾接北京来信，允许留学事务所保留，看来格兰特总统的斡旋起了一定作用。

一八八〇年，容闳函请美国国务院，准许中国留学生入美国陆军学校接受西洋军事教育，但被拒绝，违背了《蒲安臣条约》。加之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怀俄明州掀起排华运动，虐待中国侨民，而

^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一，4页

政府不加制止。中国公使馆函请美国政府保护华侨，而美国政府以“地方事件”为借口，不加干涉。而且于一八七九年通过了排华议案，单方面修正了《蒲安臣条约》，删除许多条款，不准中国人移居美国。这一情况使顽固派更加找到了口实。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坚持要求撤回留学生的吴子登突然要求带二，三十人回国，并表示对留学事务所之事不再管理。李鸿章致电陈兰彬和吴子登加以劝阻。吴子登接电后表示，学生之习气过深与资性顿顽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学者，期满已近，成材较速，可留在美国继续学习，交使署兼管。素性畏事但又坚持全部撤回的陈兰彬见状，致电李鸿章，提出“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谅。纯甫如何，由其自报”。^①李鸿章无奈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建议“将已入大书院者留美卒業。其余或选聪颖端懿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②这时奕訢已经失势，一切看慈禧太后脸色行事。遂于一八八一年六月八日奏陈：“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飭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一面妥订章程，责成该局员亲自管带各童回华，庶免任意逗留，别生枝节。至诸生肄业既久，于原定章程几门当亦渐通门径，回华后察其造诣浅深，分配各处，庶无失材器使之意。局中一切经费即自裁撤之日，逐款划清，不准再有虚糜。并咨报臣衙门备案，以重帑项”^③六月十九日，这条陈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首次留美计划至此夭折。

前后四批赴美的一百二十名幼童，当时已有六十多人在大学或职业学校读书，其余大部分在中学。已有二人（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有三人在美国病逝，个别人提前回国。还有十余名幼童拒绝执行清政府的命令，“告长假不归”，留在美国继续学习。他们

① 《洋务运动》（二），181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译函署稿，卷十二，7页。

③ 《洋务运动》（二），166页。

中有后来成为纽约著名工学家的郑兰生、担任中国驻美公使馆一等翻译的容揆，以及成为清末民初中国外交家的梁敦彦等，剩余九十四名。七月九日，留学生事务所正式关闭，八月二十一日晚举行惜别会。之后，九十四人分三批“凄然回国”，首次留美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幼童们远涉重洋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船到上海港时，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亲人的笑脸，迎接他们的是封建官僚们冰冷的面孔。首批赴美的黄开甲回忆说，我们归国时，“曾幻想有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结果“却不见一个亲友，也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逃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已经十年。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① 另一名学生回忆说，“初回沪，皆送之城内一书院中。……院内各门皆锁，仅开正门，不令学生等外出，住至两礼拜，始有亲戚父兄辈请于官，准乎回家。”及至分配工作，“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来决定。而他们的无知和拙笨，使他们对这种事根本无法下判断。”^② 结果不少人所用非所学。

头批归国幼童二十一名，全部送入电报局学习传送电报。第二、第三批归国的学生中，王凤喈等九人被送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詹天佑、欧阳庚、陈巨鹿、吴应科、苏锐钊、陆永泉、杨兆楠、邓咏钟、徐振鹏、容尚谦、黄秀良、薛有福、邓士聪、吴其藻、宋文翔、邓桂廷等十六人被送往福州船政学堂作驾驶班第八届学员。另由上海机器局留用七名，其余都被送往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院等处学习当差。^③

对留学计划的天折，国内不少有识之士表示惋惜。爱国诗人黄

① 《走向世界丛书》，《游美洲日记》，207—208页。

② 《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32—33页。

③ 参阅《洋务运动》（二），167页。

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写道：“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它表达了有思想的中国人对遣返留学生一事的愤慨，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不肯接受新事物的封建顽固势力的鞭苦。就是亲自操办这场留学的李鸿章，对幼童终被撤回一事也不甚愉快。容闳回国述职时，他曾责难容闳没能保全留学，被容闳婉言驳回。吴子登回国后拜谒李鸿章，竟遭李一顿严厉的斥责，吴狼狈不堪，此后遂销声匿迹了。

这次留学计划以夭折告终，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原因一是清朝统治者的落后与腐朽。派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是属“新学”范畴，它同封建“旧学”是对立的。留学主持者曾国藩、李鸿章之流，虽然从顽固派中分化出来，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上，与顽固派有矛盾。但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上，利益还是一致的。他们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利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这一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也就是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硬塞入封建社会的框子里。这本身就是反动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既派人出国留学，却又让他们学习孔孟之道，束缚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制定各种清规戒律，限制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文化，限制与美国人民交往，否则就要“整饬”。当学生们沐浴西方思想要对封建主义“离经叛道”时，他们便用撒人撤局最后一招，夭折了这场活动。历史证明，推动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近代化的实施，只能在近代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不推翻封建制度，不破除封建观念，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即或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采取一些进步措施，也无法认真实行，培养出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除此而外，此次留学半途而废，还有一些具体原因：

一是用人不当。在人事安排上，竟任命一个无视留学事业的顽固派陈兰彬担任正委员，使掌管留学大权旁落。从此新旧两派斗争就转到了留学事务所内部。几次更换监督，都是“中学较深”的顽

固派，特别是吴子登到任后，留学事务所“乃无宁日矣”。他与陈兰彬互相勾结，多次向清政府打报告，中伤留学事业，再三要求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学生。国内顽固派与之配合，终于夭折了这场留学活动。

二是规章失当。规章规定的幼童年齡太小，最大的才十六岁，最小的仅十二岁，尚不能自理，理解力也很低，外语不过关，预备时间短，无实践经验，给赴美后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不少实际困难。规章中还规定：“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在洋局恭设至圣先师神位，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学生一体行礼。”这样既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又干扰了对“西学”的学习。另外规章规定的修业年限太长，达十五年。远离故乡数万里，难免有各种事故发生，也不利于留学活动的坚持。

第四节 幼童留美的影响和贡献

首次留美虽中途夭折，但对后世的影响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它最大的影响便是做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起点，开创了一代新风。

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逐渐成为进步的潮流。首次留美是这一潮流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社会风气的进步和对腐朽观念的改造。

封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敬天法祖”。但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留美幼童大多背弃了封建祖制，“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①他们不仅把“西学”介绍到中国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架起桥梁，推动“西学东渐”，而且亲自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有的

^① 《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30页。

积极投身于近代化运动，为维新运动的到来大造舆论。有的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成为各项新政的起草者和推行者。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大多数赞成民主共和，追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其中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抵制袁世凯篡权阴谋，参加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为近代中国政治的进步，作了一定贡献。

更值得提出的是，首批留美学生中的一些人，不仅反封建，而且具有反帝爱国的炽烈情感。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义凛然、英勇顽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其中七人为国捐躯。

中法海战中，归国的留美幼童不少人在福建水师充当练习生。当法国军舰在马尾港猝然向中国军舰炮击时，船上的朝廷命官纷纷逃命，只有扬武号军舰，由于事先有詹天佑等留学生与管带张成暗地做了一些准备，还能沉着还击。上海英商所办的《字林西报》写道：“西方人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学生五人中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动人。他临大敌毫不畏惧，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其余勇，由水中救起多人。”^①在这场战斗中，留美生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邝泳钟英勇牺牲。

中日黄海海战中，日本海军以五舰围攻定远、镇远二舰。定远舰枪炮官徐振飞（留美生），英勇督战，先后击伤日舰西京丸和旗舰松岛号，迫使二舰退出战斗。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留美生）一面鼓励水兵随时扑火，一面快速射击。放出六十口径的开花弹一百四十八颗，小炮弹无数，给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和松岛诸舰以沉重打击。留美生陈金揆是致远舰大副，他配合邓世昌奋力反击。邓世昌鼓轮撞击敌舰吉野，为鱼雷所中，与邓一同殉难。在此之前的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留美生）坚守岗位。被炮弹击中，脑裂而死。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已永远记载入中华史

^① 《詹天佑与中国铁路》，17页。

册。

在我们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来宣扬“述而不作”，“君子不器”。读书人相率以钻研经书、空谈理性为高雅，以钻研技术，经营业务为卑下。恪守“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的观念。从孔子不事稼圃到近代顽固派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观念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人才的成长。因而直到清末，一些顽固派还“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 首次留美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这些陈腐的观念。幼童在美几年，不仅掌握了一门外语，并且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有的读完了大学并荣获学位。他们归国后，工作在各条战线，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西方科学技术不仅能够学，而且大有其用。他们用学到的技术在国内开矿山、修铁路、办电报、造轮船，使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迈开了追赶世界的步伐，它无疑大大振奋了刚刚从梦中惊醒的中国人民。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谈科学、重技艺的风气，科学技术、声光化电走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业救国思想应运而生，有力地冲淡了封建社会空疏无用的学风。

由于这次留学活动成功地打开了中外交流的门径，使国内有识之人进一步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富强，必须放弃自我隔绝的传统国策，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它启迪了此后成千上万人出国学习。“前之哓哓不屑一顾者，今则对出洋留学趋之若鹜。”从而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开始了新篇章。从一八七二年首批幼童赴美起，两年后向法国派出了留学生，五年后分别向德、英两国派出了留学生。到一九〇六年，仅留日学生就达一万三千多人，形成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留学热潮。溯其根源，首次幼童留美是其发端。正是在这些留学活动中，形成了我国留学教育最初的规章制度，积累了经验，为

^① 《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二十五卷，9页。

我国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次留美最大的贡献是它培养造就了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促进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首次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期间，都学到了一定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们“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其派值电报者，传递紧要军报，晰夕从公，密速无误。他有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窃要，质诸西洋教司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① 据一九三九年容尚谦所列举留美幼童的职业，在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曾从事行政与外交者二十四人（其中内阁总理一人，外交总长一人，外交次长一人，公使二人，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十二人）；从事海军者十人（其中舰队司令一人、海军次长一人、海军将领十四人）；从事铁路、电报事业者三十人（其中铁路局长三人、工程师六人）；从事工矿业者九人；从事教育事业者九人；从事商业者七人；从事其它行业者九人；另有十余人或居家、或未归国、或早亡。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留美生在几个主要行业的业绩，可看出首次留美培养的人才情况。

一、海军

清政府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经营海防，先后建立了福建水师、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粤海海军等四支海上武装力量。全盛时拥有巡洋舰、炮舰及各种战舰近八十艘，堪称东方海上劲旅。这几支海军都是以留学生为骨干而组建的，其中有留美生十人。以一八九二年的北洋舰队为例，定远舰的驾驶大副卞国光、炮务二副邓士

^① 《洋务运动》（二），167—168页。

聪、松炮大副宋文翔、鱼雷大副徐振鹏，济远舰帮带大副吴登科，左雷艇管带蔡廷干等都是留美生。一九一〇年海军部正式成立，署理巡洋舰队统领由吴应科担任，驻沪一等参谋由徐振鹏担任，军制司司长由蔡廷干担任。海军部所属三十艘巡洋舰中，二艘巡洋舰的管带宋文翔、吴振南也是留美生。工作在海军的留美生为找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有七名在中法、中日海战中血染疆场（前文已有介绍）。

二、矿业

首批留美学生中从事矿业有九人。他们先后在开滦煤矿、汉冶萍冶铁公司、唐山开平煤矿、林西、临清煤矿、唐山采矿公司等几个矿从事开发和建设工作。黄耀昌、陈荣贵、邝荣光、唐国安、陆锡贵等成为我国首批矿业工程师。

三、铁路

从事铁路业的留美生有十多人，先后参加了沪宁铁路、大冶至青山铁路、津浦铁路、京沈铁路、粤汉铁路、京张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第三批赴美的郑廷襄还发明了火车上的“郑氏挂勾”和许多机械装置。在从事铁路业的留美生中，我们应特别提出詹天佑。詹天佑是我国近代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一八六一年三月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一八七一年底，他读完了私塾。正当他无力升学又找不到工作时，容闳正在香港补召赴美留学幼童。在他的同乡（后来成为他的岳父）谭伯村的帮助下，代他在香港报了名。一八七二年，詹天佑年仅十二岁，被出洋幼童预备学校录取了。同年三月十五日，他随容闳由香港出发，三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入预备学校学习。同年八月乘船赴美。一八七三年末，詹天佑在美国补习了一个时期的外语后，已能直接听课，便进入西海文小学读书。一八七六年正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纽海文中学。在中学几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一八七八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的以雪弗尔命名的科学堂，进入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专科。在耶鲁大学四年中他刻苦钻研，成绩突出。尤其是数学，在一、二

年级时，曾获得数学奖金。在毕业考试中，他得了第一名。一八八一年五月，他以硕士学位毕业。他是赴美一百二十名幼童中获得学位的二个人之一（身一个是欧阳庚）。一八八一年六月，詹天佑回到祖国。清政府以“宣力有年和技艺素优”为名，赏他五品顶戴。在福州般政局任教。以后又在广东博学馆和水师学堂任教。一八八八年，他在老同学推荐下，由中国铁路公司任命为工程师。从此开始发挥他的专长，也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最初，他参加了由帝国主义经办的关内外的铁路工程。由于他在中国自修的新易铁路中显露卓越的才能，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信任，以道台衔赏他。从此，他在中国广大铁路工程人员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接着以他为主，修筑了京张铁路、汉粤川铁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代表中国在海参成、哈尔滨参加了协约国召开的监管远东铁路会议，因病中途退席，回武汉后逝世。詹天佑为祖国的铁路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了纪念他，在京张铁路的青龙桥车站，耸立着他的青铜雕像。

四、外交

首次留美学生中从事外交工作的十六人。先后出使过美国、朝鲜、西班牙、菲律宾、智利、法国、日本、墨西哥、新加坡、英国、秘鲁等十一个国家。其中梁敦彦曾任外交总长、欧美各国全权公使。朱宝奎任过外交部次长。中日甲午战争时，唐绍仪任驻朝鲜全权代表，他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而努力交涉。一九〇六年，他又以清政府议藏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签定了《续订藏印条约》，粉碎了英国长期以来企图鲸吞西藏的阴谋，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五、电报业

从事报报业的留美学生有十七人。先后在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天津电报学堂、国家电报局、江西电报局、张家口铁路电报局、上海电报局、上海电报公司、满州里电报局等处供职，为我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做出不少贡献。

总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发展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特别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近代机器工业已在中国出现，急需懂得并能掌握机器生产的技术人员。尽管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办留学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即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运动的帮凶，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首次留美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造船、铁路、矿山、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技人才，缓和了中国科技极端落后，科技人员奇缺的状况，改变了在上述部门完全依赖洋人的局面，对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不难看出，首次留美在开化风气、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培养近代科技人才上是有影响和贡献的，对中国近代化有着一定推动作用，堪称是“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洋务派头子主办的，对此就一笔抹煞。